

赋为“漆园义疏”说

许 结

内容提要 刘勰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“赋乃漆园之义疏”一语，罕有解说，倘结合晋人注《庄》与辞赋创作，其中适性自然的人生观及逍遥义，正可视为其说的阐释。对比“柱下旨归”之于玄言诗，“漆园义疏”之于晋人赋，其体道词语、问答方式与铺陈描写，尤为相类，赋家以物态、景候、情志喻理，呈现出晋赋用《庄》的主要特征。而由晋代到唐代，赋家用《庄》例证极多，但前者乱世忧患的“逍遥”义与后者借用其“逍遥”词的创作迥异，则形成了《庄》学盛于赋史而衰于赋义的历史走向。

关键词 晋赋；庄学；适性自然；逍遥义；《文心雕龙》
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中论历代文章的变迁，有云“自中朝贵玄，江左称盛，因谈余气，流成文体。是以世极迍遭，而辞意夷泰；诗必柱下之旨归，赋乃漆园之义疏”^[1]，以晋代文学贵“玄”，例举诗、赋，旨归老（柱下）、庄（漆园）。这段话的最后两句究竟是统称，即合称诗赋，并举老庄，还是分指诗归于老而赋类于庄，刘勰并无论列，后世研究或统论晋世文风尚“玄”，或专论当时的“玄言诗”，于“赋乃漆园之义疏”罕有明示。今人论东晋文学之玄言诗也有附及玄言赋的，也未曾详明^[2]。况老、庄之殊，诗、赋之别，“旨归”属意趣，“义疏”乃解释，其异可辨，尚可说解。

一 对“赋乃漆园之义疏”的省思

在《时序》篇中，刘勰提出“赋乃漆园之义疏”的前语是，“逮明帝秉哲，雅好文会，升储御极，孳孳讲艺，练情于诰策，振采于辞赋”，对此，范文澜注“《艺文类聚》九七载《蝉赋》残文，是振采于辞赋也”^[3]。以晋明帝司马绍《蝉赋》说明“振采”于“赋”，有专指意义。而结合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“江左篇制，溺乎玄风”“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”^[4]的说法，又可见其论诗曰“柱下”，说赋归“漆园”，似有西晋玄学并江左而大畅的通义。综观其例，相关可对应的批评文献亦多。如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刘

孝标注引《续晋阳秋》“自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诸贤，世尚赋颂，皆体则《诗》《骚》，傍综百家之言。及至建安，而诗章大盛。逮乎西朝之末，潘、陆之徒虽时有质文，而宗归不异也。正始中，王弼、何晏好《庄》《老》玄胜之谈，而世遂贵焉”^[5]，此论正始玄谈对文学之影响；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“江左风味，盛道家之言，郭璞举其灵变，许询极其名理。仲文玄气，犹不尽除，谢混情新，得名未盛”^[6]，就东晋玄言诗而言；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“有晋中兴，玄风独振，为学穷于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，驰骋文辞，义单乎此”^[7]，又兼言老（柱下）庄（七篇），以明文运玄风。近人刘永济《文心雕龙校释》释义云：

钟仲伟称“永嘉时贵黄老，稍尚虚谈，于时篇什，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，爰及江左，微波尚传，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，诗皆平典，似道德论，建安风力尽矣。”沈休文亦谓“在晋中兴，玄风独扇，为学穷于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，驰骋文辞，义殫乎此。自建武暨于义熙，历载将百，虽比响联辞，波属云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托意玄珠，遵丽之辞，无闻焉尔。”合观钟、沈之说，可知正始余波，浸淫甚远。^[8]

他以“正始明道之余风”导向玄文一途，并引钟嵘、沈约语以证，其中钟氏语论玄言诗，旨归于“道德论”，沈语兼及“上德”与“玄珠”，以对应

“柱下”与“七篇”，已兼及老、庄，然于何以“诗必”与“赋乃”，释义仍付阙如。

比较老庄与晋代文学的关联，论诗者多而说赋者少，如刘熙载《艺概·赋概》认为“以老、庄、释氏之旨入赋，固非古义”，并以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为例，认为其“骋神变之挥霍，忽出有而入无”两句，乃“理趣也”^[9]。张惠言《七十家赋钞目录序》论及魏晋赋时有云：“以天下为郭廓，入其中者，眩震而谬悠之，则阮籍之为也。其原出于庄周。”^[10]或评点，或泛言，缺少阐释，亦无深意。倘若从创作论的意义回到前述“旨归”与“义疏”分述老、庄与诗、赋，似宜考量老、庄“体道”方式的不同。换言之，老、庄思想皆以体道为主旨，然论其方式，前者重在用格言，后者重在用寓言。由于用格言，老子体道观呈现于晋代玄言诗，突出于诗句的简化对应，趣味在“为学”之“旨归”。例如湛方生的《诸人共讲老子诗》“涤除非玄风，垢心焉能歇。大矣五千鸣，特为道丧设”，借用《老子》“涤除玄鉴”格言；孙绰的《赠温峤诗五章》之一“大朴无象，钻之者鲜。玄风虽存，微言靡演”，化用《老子》中“大象无形”等语等^[11]，是简洁直观的对应^[12]。因格言便于直接诗语化，从某种意义也可印证“诗必柱下之旨归”的体道特征与写作功能。

与之不同，庄子采用寓言的方式体道，更具故事性，其中也多借用“事象”与“事类”以释“道”，不仅“博物”，且宜疏解。观其“体道”的具体方法，与“赋”体写作类似之处有三。其一，大量的词语组合。如《大宗师》一则“南伯子葵问乎女偶”文字，其中假托“女偶”言说的体道“七境界”即构成了一种词语链的形式：

参日而后能外天下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；朝彻，而后能见独；见独，而后能无古今；无古今，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

分别是破“三关”（外天下、外物、外生）达“四悟”（朝彻、见独、无古今、不死不生）。再看女偶回答南伯子葵“子独恶乎闻之”的提问：

闻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，

洛诵之孙闻之瞻明，瞻明闻之聂许，聂许闻之需役，需役闻之于讴，于讴闻之玄冥，玄冥闻之参寥，参寥闻之疑始。^[13]

其中体道之推演，由“副墨”（文字）、“洛诵”（诵读）、“瞻明”（见识）、“聂许”（耳闻）、“需役”（修行）、“于讴”（歌唱）、“玄冥”（幽远）、“参寥”（空廓）等感官与想像，终达闻于“疑始”（道源）。很显然，词语的组合类赋体而非诗法。其二，假设问对之法体道，构成庄文与赋体类似的写作特点。先秦诸子散文多采用“问对”法成文，但比较而言，《孟子》中孟子与梁惠王、齐宣王问对多为真人，而《庄子》中人物则为虚构，如《天地》中假托淳芒与苑风的问对，《田子方》假托田子方与魏文侯的问对，《秋水》中假托河伯与北海若的问对等。其三，《庄子》因采用寓言故多铺陈描写以体道，这无疑与晋赋以铺陈文字“体道”的方法衔接。这可观庄文与赋文的互证和晋赋对庄意的疏解。

试以自然物象的“风”为例。先看宋玉《风赋》的描写：“夫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苹之末，侵淫溪谷，盛怒于土囊之口，缘泰山之阿，舞于松柏之下，飘忽渊滂，激飏嫖怒……然后徜徉中庭，北上玉堂……发明耳目，宁体便人。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。……塙然起于穷巷之间，堀堞扬尘，勃郁烦冤，冲孔袭门……中唇为胗，得目为蔑……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。”^[14]以自然之风转向道德说教，借“雄风”与“雌风”讽喻。再看《庄子·齐物论》有关“风”的描写：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号……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；激者，謦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突者，咬者，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。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。而独不见之调调、之刁刁乎？”^[15]论“地籁”与“人籁”“天籁”对比，体述自然之道。比较二者，皆以铺陈之笔描写“风”，但一重政教之“道”，一重自然之“道”。由此我们看两则晋人赋“风”作品的描写：

惟浑成之既载兮，统天地以资始。网宇宙以结罗兮，洞万形而通纪。莫适柔健，靡测阴阳。于音罔徵，在体无方。假姿众象，借韵官

商。(江道《风赋》)

有气曰风，出自幽冥。萧然而起，寂尔而停。虽宇宙之宏远，倏俄顷而屡经。同神功于不疾，等至道于无情。……响咏空岭，朗吟竹柏。穆开林以流惠，疏神襟以清涤。轩濠梁之逸兴，畅方外之冥适。(湛方生《风赋》)^[16]

赋作在题材与体裁上都是继承宋玉的《风赋》，但品味其内涵，又全然类庄子写“风”的自然玄意。尤其是湛方生《风赋》自述“轩濠梁之逸兴，畅方外之冥适”，融会庄、释思想，所以品读赋中语词，亦多有庄学的“义疏”之意。

二 晋赋创作与“逍遥”义

玄学与晋赋的关联，影响至深，如《嘉遯赋》之于《易》理，《玄览赋》之于《老》学，皆有迹可寻，作为“三玄”之一庄学，是随着玄学的发展而得到当时士人的重视，在晋赋创作中的呈现尤为突出。在玄学探讨的问题中，有从“名教”的立场对庄学作出质疑者，如王坦之的《废庄论》批评其“其言诡譎，其义恢诞，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，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”^[17]。然辨析其理，《庄子》在当时影响于士人的玄旨，关键在“逍遥”义，这又郭象注《庄》及其“独化论”思想契合^[18]。倘若提摄郭象注《庄》的要义，最突出的就是对“逍遥”的阐释，对应前引沈约“博物止乎七篇”之说，可知晋人重《庄》在“内七篇”，七篇主旨，又在首篇《逍遥游》。读晋人辞赋，如果说其创作颇有“漆园之义疏”的作用，也当聚焦“逍遥”义。由此，我们可以从晋人注《庄》的义理考索与晋赋释《庄》的形象描绘作一探寻，并加以会通与互证。

晋人注《庄》，当为肇始，据《经典释文》所称“六朝本”，流传注《庄》话语，尚见郭象（或谓向秀、郭象，称“向郭注”）、支遁、司马彪诸家，其义则集中于解释“逍遥”^[19]。兹举三则释语如次：

夫大鹏之上九万，尺鷃之起榆枋，小大虽差，各任其性。苟当其分，逍遥一也。然物之芸芸，同资有待，得其所待，然后逍遥耳。惟

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，为能无待而常通，岂独自通而已。(刘孝标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注引向秀、郭象注《逍遥义》)

夫逍遥者，明至人之心也。庄生建言大道，而寄指鹏、鷃。鹏以营生之路旷，故失适于体外；鷃以在近而笑远，有矜伐于心内。至人乘天正而高兴，游无穷于放浪，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逍遥不我得，玄感不为，不疾而速，则逍遥靡不适。此所以为逍遥也。(刘孝标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注引支遁《逍遥论》)^[20]

言逍遥无为者，能游大道也。(《文选·秋兴赋》李善注引司马彪语)^[21]

据此三家释语，集中论“逍遥”义，其中包括“有待”“无待”诸词汇，及“大鹏”与“尺鷃”两形象，辨大、小以归于“适性”。“逍遥”的根本在“适性”。以《逍遥游》为例，郭象注“其名为鹏”云“庄子之大意，在乎逍遥游放，无为而自得”；注“去以六月息”云“大鸟一去半岁……小鸟一飞半朝……适性一也”；注“学鸠笑之曰……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”云“小大虽殊，逍遥一也”；注“之二虫又何知”云“自然耳，不为也，此逍遥之大意”；注“小年不及大年”云“物各有性”，并长篇解读“有待”“无待”之理等^[22]，无不以适性自然为“逍遥”的主旨。

晋人赋作对“逍遥”义的演绎，不仅在作品中体现其意，而且于赋的呈现方式显其特色，也就是刘勰说“赋乃漆园之义疏”前所述“因谈余气，流成文体”，即一时盛炽的“谈赋”之风^[23]。试举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中三则：

庾子嵩作《意赋》成，从子文康见，问曰：“若有意邪？非赋之所尽；若无意邪？复何所赋？”答曰：“正在有意无意之间。”

孙兴公作《天台山赋》成，以示范荣期，云：“卿试掷地，要作金石声。”范曰：“恐子之金石，非官商中声！”然每至佳句，辄云：“应是我辈语。”

或问顾长康：“君《箏赋》何如嵇康《琴赋》？”顾曰：“不赏者，作后出相遗。深识者，亦以高奇见贵。”^[24]

第一则据《晋书》本传：“(庾)敷见王室多难，终

知婴祸，乃著《意赋》以豁情。”^[25]按，庾敷为元康间名士，其谈赋“有意无意之间”，既是对当时言尽意与否的艺术回应，也是一种不着意于“意”与“无意”的适性。第二则是孙绰对赋作的自嘲，要在音声铿锵，这与当时赋创作注重韵律、语词的风气相关，而范启在用“雅音”质疑其音声的同时，“应是我辈语”的认同，同样喻示某种自然妙旨。第三则是比较顾恺之的《筝赋》与嵇康《琴赋》，顾氏的回答以“不赏”则“相遗”，“深识”则“见赏”，自嘲中正揭示了犹如前引论《庄》之混合“小”与“大”的适性，即不必以“优”“劣”衡量“高奇”。

在上引谈赋风气间，《晋书·庾敷传》记述其撰《意赋》因在“王室多难，终知婴祸”，实能攫住晋赋追寻“逍遥”义的结穴。唐太宗为《晋书·武帝纪》“制曰”，以晋代建立即见祸患，所谓“建立非所，委寄失才，志欲就于升平，行先迎于祸乱”^[26]。后世如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认为“魏削宗室而权臣篡，晋封同姓而骨肉残”，乃至感叹“晋、宋之际，而荡尽已无余，‘八表同昏，平路伊阻’，陶元亮之悲，岂徒为晋室之存亡哉”^[27]。也就是说，经过“八王之乱”，以至晋室东迁，国无宁日，士人在险患中生存，安分以苟且保身，自慰以适性自然，成为身心常态，这反映于注《庄》学者，就是郭象的“独化论”，体现于文学写作，晋人赋作中因忧患而表达闲适最为典型。

这又从两个方面展开：一方面是晋人以赋呈现其人生观。考晋人重赋例证甚多，如左思《三都赋》因受皇甫谧的推重而“洛阳为之纸贵”，陆机以卓绝赋才，也为之“叹伏，以为不能加也”^[28]。其最典型的还是袁宏《东征赋》的创作：“袁宏始作《东征赋》，都不道陶公。胡奴诱之狭室中，临以白刃，曰：‘先公勋业如是！君作《东征赋》，云何相忽略？’宏窘蹙无计，便答：‘我大道公，何以云无？’因诵曰：‘精金百炼，在割能断。功则治人，职思靖乱。长沙之勋，为史所赞。’”^[29]由此可见当时赋作的功用^[30]。与此重赋风气相关，晋赋多书写人生观，其对《庄》学“逍遥”义，也缘于当时士人的共识有着广泛的呈现。如谢尚《谈赋》残文“斐斐亶亶，若有若无。理玄旨邈，辞

简心虚”^[31]，虽不尽意，却有《庄子》“心斋”之旨。又如挚虞的《思游赋》，因“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”而作，其长篇铺陈中反复叙述“运可期兮不可思，道可知兮不可为”“将澄神而守一兮，奚飘飘而遐游”^[32]，可见其“游”乃“逍遥游”，是一种适性自然的表现。再以闻名当时的两潘、三庾为例：

四时忽其代序兮，万物纷以回薄。览花蒔之时育兮，察盛衰之所托。……闻至人之休风兮，齐天地于一指。……逍遥乎山川之阿，放旷乎人间之世。（潘岳《秋兴赋》）^[33]

抗余志于浮云，乐余身于蓬庐。寻渭滨之远迹，且游钓以自娱。……且夫燔炙之鲜，煎熬之味。百品千变，殊芳异气。随心适好，不可胜纪。（潘尼《钓赋》）^[34]

潘岳的《秋兴赋》虽感于“时序”，察乎“盛衰”，然拟效《庄子·人间世》的逍遥境界，显而易见。潘尼的《钓赋》多以“自娱”“适好”遣词寄意，也寓个性化的“逍遥”义，而别于宋玉《钓赋》之“善钓”的政教意识。三庾赋作，如庾敷《意赋》“至理归于浑一兮，荣辱固亦同贯”“兀与自然并体兮，融液忽而四散”，纯粹说理，其意契老庄，非常突出。而庾儵的《大槐树》、庾闳的《闲居赋》，一咏物，一言志，皆言及《庄》义，旨归逍遥：

有殊世之奇树，生中岳之重阿。承苍昊之纯气，吸后土之柔嘉。……望轻霞而增举，垂高畅之清尘。若其含真抱朴，旷世所希。……能著英声于来世，超群侣而垂晖。（《大槐赋》）

体散玄风，神陶妙象。静因虚来，动率化往。萧然忘览，豁尔遗想。（《闲居赋》）^[35]

前者是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“大椿”“大樗”的摹写，其以卓异的物态阐发逍遥的空间；后者闲居所得亦如其“心斋”“坐忘”，与庄子体道之境相吻合。

另一方面是赋的“体物”功能，使晋人赋作对“逍遥”义的敷演，常用《庄子》中的物象加以释读，如张华的《鹪鹩赋》。据萧统《文选》卷十三录该赋前有序云：“鹪鹩，小鸟也，生于蒿莱之间，长于藩篱之下，翔集寻常之内，而生生之理足矣。色浅体陋，不为人用，形微处卑，物莫之害。繁

滋族类，乘居匹游，翩翩然有以自乐也。……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，类有微而可以喻大。”赋文则对“鸕鷀”形态及质性多加描写：

巢林不过一枝，每食不过数粒。栖无所滞，游无所盘。匪陋荆棘，匪荣菑兰。动翼而逸，投足而安。委命顺理，与物无患。伊兹禽之无知，何处身之似智。不怀宝以贾害，不饰表以招累，静守约而不矜，动因循以简易，任自然以为资，无诱慕于世伪。^[36]

有关该赋的写作背景，《晋书·张华传》载其“初未知名，著《鸕鷀赋》以自寄。……陈留阮籍见之，叹曰：‘王佐之才也！’由是声名始著”^[37]。浦铣《历代赋话》按引《东坡志林》：“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，何足为王佐乎？华不从刘卞言，竟与贾氏之祸，畏八王之难而不免伦、秀之虐，此正求全之过，失《鸕鷀》之本意。”^[38]东坡质疑张华其人之行，却反证了赋文旨意。观张赋叙述鸕鷀“巢林”一节文字，取词及意都在《庄子·逍遥游》有关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”一段叙述，如许由回答帝尧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鸕鷀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！予无所用天下为”^[39]，其“鸕鷀”“偃鼠”之喻，属宾词，主词乃“予无所用天下为”一语，是超然人外与物外的逍遥之境。尽管当时赋家对张华的选题颇有异议，如傅咸《仪凤赋》针对《鸕鷀赋》，于序认为“鸕鷀既无智足贵，亦祸害未免；免乎祸害者，不唯仪凤也”，赋云“心眇眇其悠远兮，意飘飘以遐征。翔寥廓以轻举兮，凌清霄而绝形”^[40]，乃以“庄”释《庄》；贾彪《大鹏赋序》称“余览张茂先《鸕鷀赋》，以其质微处褻，而偏于受害。愚以为未若大鹏栖形遐远，自育之全也”，其赋残句有“嘉有鹏之巨鸟，摄元气之夸象”^[41]，又是借用《庄子》中的“凤”与“鹏”的形象说事，不过是其“逍遥”义的另一视角的阐发。

三 体物言道的赋文呈现

与汉赋创作相比，晋赋更多偏于短制，与汉代赋论“感物造端”相比，晋人陆机提出“体物

浏亮”，后人反思这段赋史，认为陆说“非两汉之体”^[42]，乃“六朝之赋所自由也，汉以前无有也”^[43]。论及具体作品，又或关注晋赋作品的情理问题，例如祝尧评张华《鸕鷀赋》谓“盖物虽无情而我则有情，物不能辞而我则能辞。要必以我之情推物之情，以我之辞代物之辞，因之以起兴，假之以成比。虽曰推物之情，而实言我之情；虽曰代物之辞，而实出我之辞。本于人情，尽于物理，其词自工，其情自切，使读者莫不感动，然后为佳”，其中对“尽于物理”的强调，与王弼《易略例》“物无妄然，必有其理”的说法符契。又评潘岳《秋兴》是“躁人之辞”，而有“强为静者之辞”处，又暗合晋人生于乱世的“躁行”与“强为静辞”的矛盾。再看其评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，云“造悟真遣累之辞，以寓其寻幽履胜之情”，“晋人言圣人忘情，其下不尽情，然则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”^[44]，其“忘情”之“情”，又寓深意。可以说，晋赋或咏物，或写景，或言情，其间与庄子的链接，要在秉承庄子的借物体道，因言道体，故归于义理。落实到晋赋的具体写作，其间的义理由三个方面呈现。

一是以物态喻理。咏物赋用《庄子》中的典故，在东汉的张衡与魏朝的吕安就有同题《髑髅赋》，尤其是吕安，他与嵇康、向秀友善，颇好《庄子》，然观其赋仅是摹写寓言，于义理似无发挥。到晋代咏物短赋的兴起，才多以一物喻一理^[45]。王芑孙《读赋卮言·小赋》曾谓“晋则三傅（元、咸、纯）之余，二该（孙该、杨该）特妙”^[46]，指的就是咏物小赋。如傅玄今存赋50余篇，多咏物之作，如其《柳赋》云：“美允灵之铄气兮，嘉木德之在春。何兹柳之珍树兮，禀二仪之清纯。受大角之禎祥兮，生濛汜之遐滨。参刚柔而定体兮，应中和以屈伸。……居者观而弭思兮，行者乐而忘归。……同志来游，携手逍遥。”^[47]对照《西京杂记》所载汉人枚乘的《柳赋》“忘忧之馆，垂条之木。枝透迟而含紫，叶萋萋而吐绿。……小臣莫效于鸿毛，空衔鲜而嗽醪。虽复河清海竭，终无增景于边撩”^[48]，傅赋更偏于自然之物喻人生哲理，其“弭思”与“忘归”是以片刻的宁静达致“心斋”“坐忘”的思境。这种以物态喻理的方法

法，张华《鹤鹑赋》用庄典、述庄语以解庄意最典型。例如范文澜注《文心雕龙》“振采于辞赋”语，引晋明帝司马绍《蝉赋》残句取意，倘观其赋语“寻长枝以凌高，静无为以自宁。邈焉独处，弗累于情。在运任时，不虑不营”^[49]，其咏“蝉”之微物，谈“在运任时”之理，堪称“漆园之义疏”的绝妙诠释。咏微凡之物如此，咏神圣之象亦然。如桓玄的《凤凰赋》“邈区宇以超栖，抚朝阳于丹穴。备六德以成晖，奋藻翰之郁烈”，与其《玄鹤赋》“练妙气以遁化，孰百年之易促”^[50]，是处人生无常与宇宙永恒的反差间，以忧生为达生的精神制胜，关键在适性自然的“独化”境界。又如庾阐的《狭室赋》：

居不必阨，食不求簞。……醪俎可以充性，不极欲以析龙肝。清室可以游暑，不冽泳而兴夏寒。于时融火炎炎，鹑精共耀。南羲炽暑，夕阳傍照。尔乃登通扉，辟樛幌，絺幕褰，闲堂敞。微飙凌闺而直激，清气乘虚以曲荡。温房悄悽以兴凉，轩槛寥豁以外朗。^[51]

将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“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”之“物莫之伤”的至人，拉回到平常人作凡俗化处理，同有“磅礴万物以为一”之力。

二是以景候喻理。自建安赋风受诗歌影响，所谓世积乱离，多人生伤逝之感，晋赋也以景候的描写承续其风，试图消解烦忧，以媚道的精神达致随寓而安，适性自然的理趣。由于晋人善写悲情，所以对节候极为敏感，而结合景象遣情以喻理，其中就多借《庄子》的意趣抒怀。夏侯湛曾仿四季民歌写《春可乐》《秋可哀》等辞，类似的写作甚多。例如权臣王导的从弟王廙今存《春可乐》残辞云“气和兮体适，心怡兮志可”^[52]，虽写仲春祈祭，却以“体适”喻写应化自然的放旷。即如陆云记述“永宁二年夏六月，邺都大霖，旬有奇日，稼穡沉湮，生民愁瘁”的《愁霖赋》，在悲“夏日之方永”时，还是寄托了另一番“曲终奏雅”，即“妙万物以达观”^[53]，将愁怀消弥于自然之大化。再看湛方生《怀春》《秋夜》两赋的描写：

夫荣凋之感人，犹色象之在镜。事随化而迂回，心无主而虚映。眄秋林而情悲，游春泽

而心令。孰云知其所以，乘天感而叩性。（《怀春赋》）

悲九秋之为节，物凋悴而无荣。岭颓鲜而殒绿，木倾柯而落英。履代谢以惆怅，睹摇落而兴情。……揽逍遥之宏维，总齐物之大纲。同天地于一指，等太山于毫芒。万虑一时顿泯，情累豁焉都忘。物我泯然而同体，岂复寿夭于彭殇。（《秋夜赋》）^[54]

如果说前赋的“叩性”是含蓄的以适性自然消解因“秋”景而“情悲”与因“春”景而“心恹”的意绪，那么后赋则全然借《庄子·逍遥游》文本与思想，释解由宋玉《九辩》创作以来的“悲秋”心态，变“摇落”而为“坐忘”，倘若将其视为当时《庄》学“义疏”的赋语化，其方法与义理均应契如符。

三是以情志喻理。晋赋除大量的咏物类，亦多言志类创作，陆机《遂志赋序》曾列举汉代赋作如冯衍《显志》、班固《幽通》、张衡《思玄》、蔡邕《玄表》、张叔《哀系》诸篇，梳理“言志赋”传统，并提出其中“声为情变”的道理。其“情变”二字，正好说明由汉代到魏晋言志赋的变迁与发展。比如曹植《玄畅赋》写“希世之大人”，却不同于司马相如《大人赋》写“游仙”以警戒的规讽方法，代之而写的是“希鹏举以傅天，蹶青云而奋羽”^[55]的自然物象与情怀。阮籍《清思赋》中“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上……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”一段描写，极类《庄子》有关黄帝论乐的法式，而赋末束以“不以万物累心”^[56]，也彰显了去形达神的庄学趣味。由吴入晋，二陆文学颇受时人关注，观其写志之赋，如陆机《幽人赋》与陆云《逸民赋》，皆推尊“至人”的生存方式，论其文词，更似《庄子》的赋语化摹写：

世有幽人，渔钓乎玄渚。弹云冕以辞世，披宵褐而延伫。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，举世不足扬其波，劲秋不能凋其叶，芳春不能发其华。超尘冥以绝绪，岂世网之能加。（《幽人赋》）^[57]

古之逸民，或轻天下，细万物，而欲专一丘之欢，擅一壑之美，岂不以身圣于宇宙，而恬贵于纷华者哉！故天地不易其乐，万物不干

其心，然后可以妙有生之极，享无疆之休也。
（《逸民赋序》）^[58]

前赋类似《逍遥游》中“藐姑射山”之“神人”的描写，而兼及《楚辞·渔父》篇中“渔父”的隐逸；后赋之序虽写“古之逸民”，其描摹却多类《庄子》中的“至人”风貌。孙绰有篇言志之作《遂初赋》，今仅存序文，然观其写作意图，乃自谓“少慕老、庄之道”，如果结合他的《游天台山赋》开篇“运自然之妙有”与收束“兀同体于自然”^[59]，其中不乏对庄子适性自然的解意。又如孙承的《嘉遁赋》，描写的是虚构人物，即“含贞光之凯迈”的“嘉遁之玄人”，然观其赋中话语，则多是“于是混心齐物，邀翔容与”，“游无方之内，居无形之域”^[60]，几乎都是“庄语”的摘录。在这一时期的言志赋中，西凉王李暠有篇铺叙宏制《述志赋》较为特别。由于作者为西凉陇西成纪（今甘肃陇西）人，曾拜安西将军，并于晋隆安四年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公，生后谥武昭王，其赋描写的大体是其功业之事，然观其中的气态与精神，也受到当时南方的玄风影响，反复言说“羨漆园之傲生”，而“寄玄珠于罔象”^[61]，集思《庄》学，极为显著。

晋人“分赋物理”（成公绥《天地赋序》）为赋家共识，落实到小篇，辨析物理，有更为明晰的征象。诚如萧统《文选序》所谓“纪一事，咏一物，风云草木之兴，鱼虫禽兽之流，推而广之，不可胜载”^[62]，其大量的“鸟兽鳞虫”单篇成赋，为一时风习。对其创作性质，又如刘勰《诠赋》所说“草区禽族，庶品杂类，则触兴致情，因变取会，拟诸形容，则言务纤密；象其物宜，则理贵侧附”^[63]。“物宜”与“理”之“侧附”（从旁附会，有所寄托），为其论之要点。我们不妨再看孙楚的两篇“禽”类赋的描写：

有逸豫之雉禽，禀和气之清冲；候天时以动静，随寒暑而污隆。……迎素秋而南游，背青春而北息。溯长川以鸣号，凌洪波以鼓翼。任自然而相伴，穷天壤于八极。（《雁赋》）

体冲和之淑质，饰羽仪于茂林。斑五色之文章，扬噉噉之清音。设密网于岩阿，飞轻激之云浮。上无逃而弗获，下无隐而不搜。遂戢

翼以就养，随笼栖而言归。恒逍遥于阶庭，荫朝阳之盛晖。（《雉赋》）^[64]

“任自然”与“恒逍遥”既是“雁”与“雉”的“物宜”，更是“侧附”的生存之“理”，寄托的仍然是庄子的适性逍遥的自然意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晋人如《仪凤赋》与《鹪鹩赋》写作中，确实摹拟了《庄子》中“凤”与“鹪鹩”形象，然而落实到具体的内涵，则又发现晋赋作者对庄子中某种“神圣性”思维的消解。可以说，庄子倡导“逍遥”，思想方式在“齐物”，但其文本中却没能贯通其“齐”的思想，例如以“鹏”“鲲”对应“蜩”“学鸠”“斥鴳”“鹪鹩”，见于《逍遥游》；以“鹓雏”对应“鸱鸟”见于《秋水》；很显然，其中以“鹓雏”比喻高尚的人格，以“鸱鸟”贪念“腐鼠”（指梁国相位）喻目光短浅的小人。这实与同处战国时代屈原《卜居》书写的“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？将汨汨若水中之凫乎，与波上下，偷以全吾躯乎？宁与骐骥亢轭乎？将随弩马之迹乎？宁与黄鹄比翼乎？将与鸡鹜争食乎”^[65]，其神凡对立的思维方式殊为一致。晋赋常以微禽细物演绎庄子寓言，提倡适性自然，从而改变了《庄子》中“凤”“鸱”之喻的高下与对立，是对庄学的玄学化，推导出体物言道以疏《庄》明“义”的新意向。

余论：晋唐赋用《庄》变迁

赋文引述前人典籍，为写作惯例，但一代之述有一代之义，如汉赋综写先秦典籍，也含老、庄，但作为代表时代精神的骋辞大赋，其思想投向显然偏重“六艺”（经义），以成就其“体国经野”的政治教化功能。汉赋用经，或取其辞，如扬雄《河东赋》“播九河于东濒”，取之《尚书·禹贡》“北播为九河”；或取其义，其《甘泉赋》“若登高妙远，肃乎临渊”^[66]，取之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。虽为赋中片语，却与主旨思想相埒^[67]。相较而言，晋赋也会引经，但因为汉末以来“世积乱离”带来的个性化创作特征，则与用《庄》现象的凸显相关联。晋人赋多以“自序”明主旨，所以通过赋序也能看到用《庄》之意。如

张华《鷦鷯赋》咏物，序称“类有微而可以喻大”，即以“小大之辨”明“逍遥”义。观其他咏物赋序，也多类似说明：

神农氏造琴。所以协和天下人性，为至和之主。（傅玄《琴赋序》）

水不策骥，陆不乘舟。世无为而俎豆设，时有虞而干戈涤。（傅咸《扇赋序》）

夫鸿渐著“羽仪”之叹，《小雅》作“于飞”之歌，斯乃古人所以假象兴物，有取其美也。余又奇其应气而知时，故作斯赋。（成公绥《鸿雁赋序》）

朝菌者，时人以为蕤华，庄生以为朝菌，其物向晨而结，绝日而殒。（潘岳《朝菌赋序》）

啸咏蓬庐，遨步丘园，览蜘蛛之为虫焉。乘虚运巧，构不假务，欲足性命，萧然靖逸，良可玩也。（张望《蜘蛛赋序》）^[68]

或赞“至和”，或言“无为”，或用《庄》典（如“朝菌”），或明《庄》义（如“欲足性命”），其中成公绥《鸿雁赋序》一改《易》的卦辞与《诗》的歌咏之“美”，而取“应气知时”之意，显然与郭象注《庄》的“逍遥”义相埒。至于一些言志赋序，晋人写作意图的说明多相类，如陆机《豪士赋序》称“我之自我，智士犹婴其累；物之相物，昆虫皆有此情”^[69]，嵇含《娱蜡赋序》称“玄象运而寒暑交，节会至而万物迁”^[70]，可见其适性自然的创作心态。

与晋赋相比，继之而作的唐赋用《庄》例证尤多。大体可分为几类：一是借《庄子》寓言为赋文，如李白的《大鹏赋》、张楚的《游刃赋》，前者演绎《逍遥游》中大鹏形象，后者用赋语重写“庖丁解牛”的故事，皆为名篇^[71]。二是进士科考赋用《庄》题，如《鲲化为鹏》《鉴止水》《魍魉问影》《筌蹄》《洞庭张乐》《圣人心镜》《痾偻丈人承蜩》《海客探骊珠》《桔槔》《运斤》《北溟有鱼》《目无全牛》《尧见姑射神人》《求玄珠》《得鱼忘筌》《木鸡》《得意忘言》《散木》《任公子钓鱼》《观秋水》《螳螂拒辙》《罔两》等，涉及《庄子》中篇章极多。三是于赋中大量引用《庄子》体道词语，例如谢偃的《影赋》大量引用《庄》典，其中“类圣人之无己，以万物而为心”，“无己”取自《庄

子·逍遥游》“至人无己……圣人无名”；张说《虚室赋》“理涉虚趣，心阶静缘。室惟生白，人则思玄”，“室惟生白”取自《庄子·人间世》“虚室生白”；李华《含元殿赋》“天华爽霁，朗日朝彻”，“朝彻”取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“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”；陆龟蒙《幽居赋》“其生也悬疣附赘”，“悬疣附赘”取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“以生为附赘县疣”。^[72]但仔细品读，这些赋作或用其寓言，或借其词语，多是敷衍成篇，与《庄子》思想并无太多的关联，尤其是闾场程文用“题”，更为知识化的测试工具。这类赋作用《庄》亦如其用“经”，诚如舒元舆《上论贡士书》所谓“今之甲赋律诗，皆是偷拆经诂，侮圣人之言者，乃知非圣人之徒也。……试甲赋律诗，是待之以雕虫微艺，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之道也”^[73]，实指脱离学理之词章的肤浅，“偷拆经诂”用于唐赋尤其是闾场赋的用《庄》，也是适合的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晋赋由乱世忧患的“逍遥”义与唐赋仅借用其“逍遥”词，大不相同，这也是《庄》学盛于赋史而衰于赋义的历史走向。

【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”（项目编号17ZDA249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】

[1][3][4][63] 刘勰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范文澜注，第675页，第674页、第684页，第67页，第135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
[2] 参见穆克宏《诗必柱下之旨归，赋乃漆园之义疏——刘勰论东晋文学》，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》1994年第4期。按：刘勰所谓“中朝”，是南渡后人对西晋的称谓，所以“中朝贵玄，江左称盛”宜合指整个晋代文学。

[5][20][24][29] 余嘉锡：《世说新语笺疏》，周祖谟、余淑宜整理，第262页，第220页，第256页、第267页、第275页，第274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[6] 萧子显：《南齐书》，第908页，中华书局1972年版。

[7] 沈约：《宋书》，第1778页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
[8] 刘永济：《文心雕龙校释》，第172页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[9] 刘熙载：《艺概》，第10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
[10] 张惠言：《茗柯文编》，黄立新校点，第19页，上海

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。

[11]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逯钦立辑校，第945页、第897页、第866页、第599页、第887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[12] 参见许结《〈老子〉与中国古代哲理诗》，《学术月刊》1990年第2期。

[13][15][39] 王先谦：《庄子集解》，沈啸寰点校，第61—62页，第10页，第4页、第5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[14][21][33][36][59][62]《文选》，萧统编、李善注，第190—192页，第194页，第192—194页，第202页，第163—166页，第1页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。

[16][17][31][40][41][51][52][54][64][68][70]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严可均校辑，第1959页、第2072页、第2268页，第1624页，第1937页，第1754页，第1979页，第1679页，第1571页，第2268页，第1801页、第1801页，第1716页、第1752页、第1797页、第1989页、第2237页，第1829页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

[18] 汤用彤《读〈人物志〉人物志》认为：“依史观之，有正始名士（老学较盛）、元康名士（庄学较盛）、东晋名士（佛学较盛）之别。”（引自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汤用彤卷》，刘梦溪主编，第668页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。）按：所言庄学盛于西晋，与郭象注《庄》契合。

[19] 参见方勇、陆永品《庄子论评》，巴蜀书社2007年版。

[22] 刘文典：《庄子补正》，赵锋、诸伟奇点校，第2—19页，中华书局2015年版。

[23] 有关晋人谈赋的专论，参见何新文《清谈与谈赋——从〈世说新语〉看两晋士人的辞赋评论》，《湖北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5期。

[25][26][28][32][37][61] 房玄龄等：《晋书》，第1395页，第81页，第2377页，第1421—1422页，第1069页，第2265—2266页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
[27] 王夫之：《读通鉴论》，第297页、第411页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[30] 参见许结《赋可称人亦罪人》，《古典文学知识》2016年第6期。

[34][47] 徐坚等：《初学记》，第545页，第692页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。

[35][49][50][60] 欧阳询：《艺文类聚》，汪绍楹校，第1518页、第1145页，第1679页，第1559页、第1567页，

第646页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
[38] 浦铣：《历代赋话校证》，何新文、路成文校证，第33—3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。

[42] 谢榛：《四溟诗话》，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丁福保辑，第1146页，中华书局2006年版。

[43] 胡应麟：《诗薮》，第14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。

[44] 祝尧：《古赋辩体》，王冠辑《赋话广聚》第二册影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，第308—309页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。

[45] 参见廖国栋《魏晋咏物赋研究》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。按：该书第二章第二节《魏晋咏物赋总目》，可参见。

[46] 王芑孙：《读赋卮言》，王冠辑《赋话广聚》第三册影《国朝名人著述丛编》本，第326页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。

[48]《全汉赋》，费振刚、胡双宝、宗明华辑校，第35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

[53][58] 陆云：《陆云集》，黄葵点校，第9—11页，第1页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

[55] 曹植：《曹植集校注》，赵幼文校注，第359页，中华书局2016年版。

[56] 阮籍：《阮籍集》，李志钧等校点，第13—1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
[57][69] 陆机：《陆机集校笺》，杨明校笺，第121页，第5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。

[65] 洪兴祖：《楚辞补注》，白化文等点校，第177—178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[66] 扬雄：《扬雄集校注》，张震泽校注，第77页、第5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。

[67] 参见许结、王思豪《汉赋用经考》，《文史》2011年第2辑。

[71] 参见方勇、闵丽丹《论唐代庄子寓言赋》，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5期。

[72]《历代赋汇》（校订本），许结主编，第4393页、第2152页、第2041页、第4206页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。

[73]《全唐文》，董浩等编，第7487—7488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[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文学院]

责任编辑：赵培